



赴海之约

吴爱芹(梁山县)

卸下尘世喧嚣,我北赴威海,心中满是对海滨慢生活的憧憬。当微咸海风漫过车窗,海平面跃入视野,方知这场跨越山海的奔赴,每一步都藏着不期而遇的美好。

抵达首日,我便迫不及待地直奔威海湾。澄澈海水卷着细碎浪花涌来,海风轻拂发梢,仿佛正轻轻招手,欢迎远道而来的我。沿海岸前行,转角皆是景致。极目远眺,但见猫头山青灰色山体,勾勒出俯卧的猫咪轮廓,如守护海湾的神猫;近观眼前,鳄鱼湾嶙峋崖壁间,灰褐色礁石酷似蛰伏巨鳄,凝视着海域。潮起潮落的“哗哗”声,为导游的解说伴奏,每一缕风、每一朵浪,都多了几分灵动。

威海的动人,更在它凑近可触摸的灵魂——东楮岛的海草房。这些老房,黛色海草裹着浅灰色石墙,如水墨小品般浸润着诗意。走进狭窄石巷,贝壳装饰在阳光下泛着银光,海草的咸湿草木香混着渔获鲜味,老渔民带

着渔腥味的乡音唠着潮汐故事,老奶奶泡的海菜茶入口鲜醇温暖。这些时光里的咸湿与烟火,便在不经间触动了心底。

当指尖还留着海草房石墙的微凉,思绪已被引向刘公岛。作为此行终点,我心怀肃穆踏上轮渡。而刘公岛从不只有沉重过往,它更是一处生态瑰宝。山海相依间,蔚蓝海面与苍翠山林造就水天一色的壮阔,涤荡思绪,只剩对大自然的惊叹!这里,历史厚重与山海灵秀交织,成就了一处令人敬畏的独特坐标。

行程终了,告别威海时,海岸线渐渐模糊,唯有海风仍萦绕耳畔。千里奔赴只为你——威海,这里的山、这里的海、这里的人,都将永远停驻在我记忆的最深处。若有下次,定再赴海之约,看五彩滩日出、紫霞湾日落,听半月湾涛声、海驴岛鸥鸣,捡银滩贝壳、品靖子村渔家乐……把这些短暂的邂逅,酿成一段更悠长的时光。

冬来看芦

李冰(任城区)

立冬次日,天气晴好,去河边看芦。

初冬有风。树木多已抖尽一身落叶,那如金片般的叶儿,或飘,或舞,或旋,簌簌扑向大地的怀抱。脚踏着覆满落叶的小路,沙沙作响。抬头四顾,世界恍如沉浸于一片淡金色的梦境里。而我的心,却早已飞向河边的芦苇。

走不多远,成片的芦苇便映入眼帘,浩浩荡荡伸向远方。一人多高的苇秆,扬着一蓬蓬松软的穗子,静静坚守在河岸。穗梢在风中轻摇,像灰色的鸡毛掸子,悄然拂去风中的尘埃——不然,这里的空气何以如此清冽?它们的茎秆已由青转作金黄,中空、高挑,因而轻盈。风来时,它们齐刷刷俯身,又齐刷刷弹起,彼此依托,相互扶持。请好好看看吧!这冬日里方能得见的、壮阔的金色潮汐。

离岸稍远些,是一丛丛芦荻。它们高高的身影挺立着,银白的絮絮在风中飘飞。曾经身旁长满的粉黛乱子草,那鲜活的红色早已褪成

粉,转为浅灰,终至黯淡;此刻,唯有芦荻高擎着一缕缕羽毛般的飞絮,闯入观者眼中。那洁白的絮,在阳光下宛若精心梳理过的银发,熠熠生辉。万千芦荻一同摇曳,沙沙轻响,合奏出一曲自然的交响。

快看,树林边缘的空地上,“高宜与竹名”的芦竹依旧葳蕤繁盛,一簇簇生得比人还高,绿意是永不褪的底色。茎秆粗壮有节,酷似竹枝;叶片宽阔,亦如放大的竹叶。春日里,它生气逼人;夏日则“芦竹丛生绿如烟,叶长茎粗箭箭坚”;到了秋天,它顶着一头微微发紫的穗子,根根向上,常被孩子们误认作高粱。而人冬之后,它和高粱的模样便越发分明了。

冬来看芦吧!

一芦一情怀。在这里,你能更深刻地体味苏轼所言: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……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。”这冬日里的芦苇荡,正是将这份自然的无尽宝藏,将植物所昭示的世界之可爱,具象而微地呈现在你我眼前。

藏在身后的父爱

王彭波(邹城市)

贾平凹的散文《喝酒》,在我心中留下了极深的烙印。文中记述,贾老师在文学创作路上遭遇波折,受到冷语与误解,因而心生畏惧与苦闷。他的父亲专程从乡下赶到城里,陪他喝了一顿酒。他本有意隐瞒,父亲却早已洞悉他的困境,最终用无声的陪伴点醒了他。

这篇文章,总让我想起与父亲之间的一段往事。每每思之,感慨万千。这或许是我深藏于灵魂深处的一抹永恒记忆。

父亲是位教师。儿时我常随他去学校,后来更直接就读于他任教的学校。校园里多数老师都认得我,求学期间,每天总要和迎面而来的老师打招呼、聊上几句。然而我忽略了,自己走路的异样姿态,有时会激发出人性中并不友善的一面,这使我成了某些人眼中的“笑柄”。

一日,父亲忽然对我说:“你在学校要低调些,专心读书,不必过于张扬。”

起初我无法理解,甚至觉得他

干涉了我的自由,便脱口问道:“为什么?”以我当时的认知,将那番话视作一种不容置疑的规训,心中不免生出抵触。父亲察觉了我的不耐,不得已道出原委:“有位老师不知你是我的孩子,对我说,‘你看咱们学校那个腿不好的小傻子,走路一瘸一拐的,还总跟我打招呼,我根本不想理他。’我当即大声怒斥了他,告诉他,‘那是我的孩子!’他立刻意识到失言,不再吭声。我怕伤你自尊,才一直没告诉你。”

父亲的语调里,流淌着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。我怔在原地,瞬间失语。震惊之余,懊悔与感动如潮水般涌上心头——我懊悔于自己的“无知”,更感动于他在我看不见的地方,如此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我那可怜又脆弱的自尊。

父爱,或许从不张扬,它常常以沉默的姿态藏在身后。可当你真正身陷困境时,它总会在这般“关键时刻”毅然站出,成为你最坚实的依靠。

麒麟觅境寻文韵

苗桂芝(嘉祥县)

麒麟觅境,一处以青山为底色、以陶艺为风骨的人间仙境。这里不仅汇聚了薄自洋先生的艺术精粹,也映照着嘉祥雕刻艺术的卓绝之光。

11月25日,风轻云淡,连北风也仿佛敛去了几分凛冽,添了些许矜持的韵致。正是在这日,济宁市作家协会创作工作室挂牌暨图书捐赠仪式在此举行。没有喧天的锣鼓,亦无冗长的陈词,一场简朴而郑重的仪式,便将“创作基地”四字,沉甸甸、暖融融地镌刻在这片艺术沃土。那方小小的牌匾,犹如一枚温润的文化印章,为这方天地悄然落款。

仪式是序章,随后的参观与交流才是灵魂。薄自洋艺术馆内,处处有艺术之花绽放。一楼是红色记忆展厅,驻足凝望,仿佛历史画卷在眼前徐徐铺展。二楼则是薄老的泥塑天地。提及薄老,令人肃然起敬。年逾八旬的他,系着围裙,双手沾泥,模样与田间老农并无二致。然而,就是这双手,让一团团黄河泥焕发出不可朽的生命力。“莫要小看这些泥,这可是正宗的黄河泥。”薄老说道。我轻触一下,只觉松软,可在他手中,泥土仿佛被赋予了筋骨与魂魄——转眼间,便有了秀美的眉眼、翩跹的衣袂、精致的冠冕,一个个栩栩如生,气韵流动。再向深处走去,更如步入一部立体的史册。司马迁、王安

石、唐太宗、宋徽宗……历代人物穿越烟尘,齐聚于此,静默中自有万语千言。

泥塑传神,石雕亦是一绝。麒麟觅境坐落于石马山,山出嘉祥青石。薄老就地取材,以刀为笔,将冰冷的石头雕琢成温润的艺术。目之所及,皆为匠心之作。馆外亦是风景如画,亭台错落,曲径通幽。石壁上镌刻的叙事长歌,文韵流转,步步成诗。

既名“觅境”,麒麟自然是魂。一对麒麟跃然壁上,如从时光深处奔来的流火。它们身形矫健若骏马,头颅昂扬如龙首,弯角似月,鬃毛如泼彩,须发间仿佛有清风缠绕。鳞甲红黄交织,宛若将晚霞揉碎,细细缀满脊背。四足踏云,尾扬弧线,既有龙尾的飘逸,亦含瑞兽的灵动。麒麟之下,刻着一篇《麒麟觅境赋》,这篇原载于《济宁晚报》的美文,出自县作协主席张恒涛先生之手。此文刻于此地,可谓珠联璧合,既为山水点睛,亦为这方土地平添了一份文脉的骄傲。

山水因文化而灵,文化借山水而彰。古往今来,美景与美文总是相映生辉。作家协会将创作基地设于此地,并捐赠翰墨书香,正是艺术与文学的深情结盟。相信假以时日,这里必将成为齐鲁文化地图上一处鲜明而温暖的地标——不仅可觅山水之灵,更可浸满纸书香。

